#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大唐西域記卷六至八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戈廷模

大唐西域記卷六

唐 釋玄奘 譯

釋辯機 撰







室羅伐悉底國周六千餘里都城荒頓疆埸無紀宮城

故基周二十餘里雖多荒圯尚有居人穀稼豐氣序和風俗淳質篤學好福伽藍數百圯壞良多僧徒寡少學正量部天祠百所外道甚多昔則如來在世之時鉢羅扉那恃多王唐言勝軍舊曰波斯匿訛略所治國都也故宮城內有故基勝軍王殿餘址也次東不遠有一故基上建小窣堵波昔勝軍王為如來所建大法堂也

法堂側不遠故基上有窣堵波是佛姨母鉢邏闍鉢底唐言生主舊云波闍波提訛也苾芻尼精舍勝軍王之所建立次東窣

堵波是蘇達多唐言善施舊曰須達訛也故宅也善施長者宅側有大窣堵波是鴦窶利摩羅唐言指鬘舊曰央掘摩羅訛也捨邪之處鴦窶利摩羅者室羅伐悉底之凶人也作害生靈為暴城國殺人取指冠首為鬘將欲害母以充指數世尊悲愍方行導化遥見世尊竊自喜曰我今生天必矣先師有教遺言在兹害佛殺母當死梵天謂其母曰老今且止先當害彼大沙門尋即仗劔往逆世尊如來於是徐行而退凶人指鬘疾驅不逮世尊謂曰何守鄙志捨善本

激惡源時措髮聞誨悟所行非因即歸命求入法中精勤不怠證羅漢果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唐言勝林舊曰祇陀訛也是給孤獨園勝軍王大臣善施為佛建精舍昔為伽藍今已荒廢東門左右各建石柱高七十餘尺左柱鏤輪相於其端右柱刻牛形於其上並無憂王之所建也室宇傾圯唯餘故基獨一甎室巋然獨存中有佛像昔者如來昇三十三天為母說法之後勝軍王聞出愛王刻檀像佛乃造此像善施長者仁而聰敏積而能散拯乏濟

貧哀孤恤老時美其德號給孤獨焉聞佛功德深生尊敬願建精舍請佛降臨世尊命舍利子隨瞻揆焉唯太子逝多園地爽塏尋詣太子具以情告太子戲言金遍乃賣善施聞之心豁如也即出藏金隨言布地有少未滿太子請留曰佛誠良田宜植善種即於空地建立精舍世尊即之告阿難曰園地善施所買林樹逝多所施二人同心式崇功業自今已去應謂此地為逝多樹給孤獨園

給孤獨園東北有窣堵波是如來洗病苾芻處昔如來之在世也有病苾芻含苦獨處世尊見而問曰汝何所苦汝何獨居曰我性疎嬾不耐看病故今嬰疾無人瞻視如來是時愍而告曰善男子我今看汝以手拊摩病苦皆愈扶出戶外更易敷褥親為盥洗改著新衣佛語苾芻當自勤勵聞誨感恩心悅身豫給孤獨園西北有小窣堵波是沒特伽羅子運神通力舉舍利子衣帶不動之處昔佛在無熱惱池人天咸集唯舍利子不時從

會佛命沒特伽羅往召來集沒特伽羅承命而往舍利子方補護法衣沒特伽羅曰世尊今在無熱惱池命我召尒舍利子曰且止須我補竟與子偕行沒特伽羅曰若不速行欲運神力舉尒石室至大會所舍利子乃解衣帶置地曰若舉此帶我身或動時沒特伽羅運大神通舉帶不動地為之震因以神足還詣佛所見舍利子已在會坐沒特伽羅俛而嘆曰乃今以知神通之力不如智慧之力矣

舉帶窣堵波側不遠有井如來在世汲充佛用其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中有如來舍利經行之迹說法之處並樹旌表建窣堵波冥祇警衛靈瑞間起或鼓天樂或聞神香景福之祥難以備叙

伽藍後不遠是外道梵志殺婬女以謗佛處如來十力無畏一切種智人天宗仰聖賢遵奉時諸外道共相議曰宜行詭詐衆中謗辱乃誘雇婬女詐為聽法衆所知已密而殺之埋屍樹側稱怨告王王命求訪於逝多園

得其屍焉是時外道高聲唱言喬荅摩大沙門常稱戒忍今私此女殺而滅口既婬既殺何戒何忍諸天空中隨聲唱曰外道兇人爲此謗耳

伽藍東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提婆達多欲以毒藥害佛生身陷入地獄處提婆達多唐言天授斛飯王之子也精勤十二年已誦持八萬法藏後爲利故求學神通親近惡友共相議曰我相三十減佛未幾大衆圍遶何異如來思惟是已即事破僧舍利子沒特伽羅子奉佛指告承

佛威神說法誨喻僧復和合提婆達多惡心不捨以惡毒藥置指爪中欲因作禮以傷害佛方行此謀自遠而來至於此也地遂圻焉生陷地獄其南復有大坑瞿伽梨苾芻毀謗如來生身陷入地獄瞿伽梨陷坑南八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戰遮婆羅門女毀謗如來生身陷入地獄之處佛為人天說諸法要有外道弟子遥見世尊大衆恭敬便自念曰要於今日辱喬答摩敗其善譽當令我師獨擅芳聲乃懷繫木盂至給孤獨園於大衆中

揚聲唱曰此訛法人與我私通腹中之子乃釋種也邪見者莫不信然貞固者知為訕謗時天帝釋欲除疑故化為白鼠齧斷盂系系斷之聲震動大衆凡諸見聞增深喜悅衆中一人起持木盂示彼女曰是汝兒耶是時也地自開坼全身墜陷入無間獄具受其殃凡此三坑洞無涯底秋夏霖雨溝池泛溢而此深坑甞無水止伽藍東六七十步有一精舍高六十餘尺中有佛像東面而坐如來在昔於此與諸外道論議次東有天祠量等

精舍日旦流光天祠之影不蔽精舍日將落照精舍之陰遂覆天祠

影覆精舍東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尊者舍利子與外道論議處初善施長者買逝多太子園欲為如來建立精舍時尊者舍利子隨長者而瞻揆外道六師求㴸神力舍利子隨事攝化應物降伏其側精舍前建窣堵波如來於此摧諸外道又受毗舍佉母請

受請窣堵波南是毗盧擇迦王舊曰毗流離王訛也興甲兵誅釋

種至此見佛歸兵之處毗盧擇迦王嗣位之後追怨前
辱興甲兵動大衆部署已畢伸命方行時有苾芻聞已
白佛世尊於是坐枯樹下毗盧擇迦王遥見世尊下乘
禮敬退而言曰茂樹扶踈何故不坐枯株朽櫱而乃遊
止世尊告曰宗族者枝葉也枝葉將危庇蔭何在王曰
世尊為宗親耳可以廻駕於是覩聖感懷還軍返國
還軍之側有窣堵波是釋女被戮處毗盧擇迦王誅釋
克勝簡五百女充實宮闈釋女憤恚怨言不遜詈其王

家人之子也王聞發怒命令誅戮執法者奉王教刖其手足投諸坑穽時諸釋女含苦稱佛世尊聖鑒照其苦毒告命苾芻攝衣而往為諸釋女說微妙法所謂羈纒王欲流轉三途恩愛別離生死長遠時諸釋女聞佛指誨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同時命終俱生天上時天帝釋化作婆羅門收骸火葬後人記焉誅釋窣堵波側不遠有大涸池是毗盧擇迦王陷身入地獄處世尊觀釋女已還給孤獨園告諸苾芻今毗盧擇迦王却後七日為

火所燒王聞佛記甚懷惶懼至第七日安樂無危王用歡慶命諸宮女往至池側娛遊樂飲猶懼火起鼓棹清流隨波泛濫熾焰飆發焚輕舟墜王身入無間獄備受諸苦

伽藍西北三四里至得眼林有如來經行之迹諸聖習定之所並樹封記建窣堵波昔此國群盜五百横行邑里跋扈城國勝軍王捕獲已抉去其眼棄於深林群盜苦逼求哀稱佛是時如來在逝多精舍聞悲聲起慈心

清風和暢吹雪山藥滿其眼已尋得復明而見世尊在其前住發菩提心歡喜頂禮投杖而去因植根焉

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是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迦葉波佛本生城也城南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初見父處城北有窣堵波有迦葉波佛全身舍利並無憂王所建也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至劫比羅伐窣堵國舊曰迦毗羅衛國訛也中印度境

劫比羅伐窣堵國周四千餘里空城十數荒蕪已甚王

城頹圮周量不詳其內宮城周十四五里壘甎而成基址峻固空荒久遠人里稀曠無大君長城各立主土地良沃稼穡時播氣序無愆風俗和暢伽藍故基千有餘所而宮城之側有一伽藍僧徒三十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教天祠兩所異道雜居

宮城內有故基淨飯王正殿也上建精舍中作王像其側不遠有故基摩訶摩耶唐言大術夫人寢殿也上建精舍中作夫人之像其側精舍是釋迦菩薩降神母胎處中

作菩薩降神之像上座部菩薩以嗢呾羅頞沙荼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諸部則以此月二十三日夜降母胎當此五月八日

菩薩降神東北有窣堵波阿私多仙相太子處菩薩誕靈之日嘉祥輻湊時淨飯王召諸相師而告之曰此子生也善惡何若宜悉乃心明言以對曰依先聖之記考吉祥之應在家作轉輪聖王捨家當成等正覺是時阿私多仙自遠而至叩門請見王甚慶悅躬迎禮敬請就

寶座曰不意大仙今日降顧仙曰我在天宮安居宴坐忽見諸天群從蹈舞我時問言何悅豫之甚也曰大仙當知贍部洲中釋種淨飯王第一夫人今產太子當證三菩提圓明一切智我聞是語故來瞻仰所悲朽耄不遭聖化

城南門有窣堵波是太子與諸釋捔力擲象之處太子伎藝多能獨拔倫匹淨飯大王懷慶將返僕夫馭象方欲出城提婆達多素負強力自外而入問馭者曰嚴駕

此象其誰欲乘曰太子將還故往奉馭提婆達多發憤引象扺其額蹴其臆僵仆塞路杜絕行途無能轉移人衆塡塞難陀後至而問之曰誰死此象曰提婆達多即曳之僻路太子至又問曰誰為不善害此象耶曰提婆達多害以杜門難陀引之開徑太子乃舉象高擲越度城塹其象墮地為大深坑士俗相傳為象墮坑也其側精舍中作太子像其側又有精舍太子妃寢宫也中作耶輸陀羅并有羅怙羅象宫側精舍作受業之像太子

學堂故基也
城東南隅有一精舍中作太子乘白馬陵虚之像是踰城處也城四門外各有精舍中作老病死人沙門之像是太子遊觀覩像增懐深厭塵俗於此感悟命僕廻駕城南行五十餘里至故城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六萬歲時迦羅迦村馱佛本生城也城南不逺有窣堵波成正覺已見父之處城東南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三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

事無憂王建焉迦羅迦村馱佛城東北行三十餘里至故大城中有窣堵波是賢刼中人壽四萬歲時迦諾迦牟尼佛本生城也東北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度父之處次北有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二十餘尺上刻獅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無憂王之所建也

城東北四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太子坐樹陰觀耕田於此習定而得離欲淨飯王見太子坐樹陰入寂定日光

迴照樹影不移心知靈聖更深珍敬

大城西北有數百千窣堵波釋種誅死處也毗盧釋迦王既克諸釋擄其族類得九千九百九十萬人並從殺戮積尸如莽流血成池天警人心收骸瘞葬

誅釋西南有四小窣堵波四釋種拒軍處初勝軍王嗣位也求婚釋種釋種鄙其非類謬以家人之子重禮娉焉勝軍王立為正后其產子男是為毗盧擇迦王毗盧擇迦欲就舅氏請益受業至此城南見新講堂即中憩

駡諸釋聞之逐而罵曰卑賤婢子敢居此室此室諸釋建也擬佛居焉毗盧釋迦嗣位之後追復先辱便興甲兵至此屯軍釋種四人躬耕畎畝便即抗拒兵寇退散已而入城族人以為承輪王之祚屑為法王之宗子敢行凶暴安忍殺害汙辱宗門絶親遠放四人被逐北趣雪山一為烏仗那國王一為梵衍那國王一為呬摩呾羅國王一為商彌國王奕世傳業苗裔不絶

城南三四里尼拘律樹林有窣堵波無憂王建也釋迦

如來成正覺已還國見父王為說法處淨飯王知如來降魔軍已遊行化導情懷渴仰思得禮敬乃命使請如來曰昔期成佛當還本生斯言在耳時來降趾使至佛所具宣王意如来告曰却後七日當還本生使臣還已白王淨飯王乃告命臣庶灑掃衢路儲積花香與諸群臣四十里外佇駕奉迎是時如來與大衆俱八金剛周衛四天王前導帝釋與欲界天侍左梵王與色界天侍右諸苾芻僧列在其後唯佛在衆如月映星威神動三

界光明踰七䑋步虛空至生國王與從臣禮敬已畢俱
共還國止尼拘盧陀僧伽藍其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
來於大樹下東面而坐受姨母金縷袈裟次此窣堵波
是如來於此度八王子及五百釋種
城東門內路左有窣堵波昔一切義成太子於此習諸
技藝門外有自在天祠祠中有石天像危然起勢是太
子在襁褓中所入祠也淨飯王自臘伐尼園迎太子還
也途次天祠王曰此天祠多靈鑒諸釋童稚求祐必効

宜將太子至彼修敬是時傅母抱而入祠其石天像起迎太子太子已出天像復坐

城南門外路左有窣堵波是太子與諸釋捔藝射鐵鼓從此東南三十餘里有小窣堵波其側有泉泉流澄鏡是太子與諸釋引強校能弦矢既分穿鼓過表至地没羽因涌清流時俗相傳謂之箭泉夫有疾病飲沐多愈遠方之人持泥以歸隨其所苦漬以塗額靈神冥衛多蒙痊愈箭泉東北行八九十里至臘伐尼林有釋種浴

池澄清皎鏡雜花彌漫其北二十四五步有無憂花樹今已枯悴菩薩誕靈之處菩薩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當此三月八日上座部則曰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次東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二龍浴太子處也菩薩生已不扶而行於四方各七步而自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今茲而往生分已盡隨足所蹈出大蓮花二龍踊出住虚空中而各吐水一冷一煖以浴太子

浴太子窣堵波東有二清泉傍建二窣堵波是二龍從地踊出之處菩薩生已支屬宗親莫不奔馳求水盥浴夫人之前二泉涌出一冷一煖遂以浴洗其南窣堵波是天帝釋捧接菩薩處菩薩初出胎也天帝釋以妙天衣跪接菩薩次有四窣堵波是四天王抱持菩薩處也菩薩從右脇生已四天王以金色㲲衣捧菩薩置金機上至母前曰夫人誕斯福子誠可歡慶諸天尚喜況世人乎

四天王捧太子窣堵波側不遠有大石柱上作馬像無憂王之所建也後為惡龍霹靂其柱中折仆地傍有小河東南流土俗號曰油河是摩耶夫人産孕已天化此池光潤澄淨欲令夫人取以沐浴除去風塵今變為水其流尚膩從此東行曠野荒林中二百餘里至藍摩國中印度境

藍摩國空荒歲久疆埸無紀城邑邱墟居人稀曠故城東南有甎窣堵波高減百尺昔者如來入寂滅已此國

先王分得舍利持歸本國式遵崇建靈異間起神光時
燭
窣堵波側有一清池龍每出遊變形蛇服右旋宛轉繞
窣堵波野象群行採花以散冥力警察初無間替昔無
憂王之分建窣堵波也七國所建咸已開發至於此國
方欲興工而此池龍恐見陵奪乃變作婆羅門前叩象
曰大王情流佛法廣樹福田敢請紆駕降臨我室王曰
爾家安在為近遠乎婆羅門曰我此池之龍王也承大

王欲建勝福敢來請謁王受其請遂入龍宫坐久之間龍進曰我惟惡業受此龍身供養舍利冀消罪咎願王躬往觀而禮敬無憂王見已懼然謂曰凡諸供養之具非人間所有也龍曰若然者願無廢毁無憂王自度力非其儔遂不開發出池之所今有封記

窣堵波側不遠有一伽藍僧衆尠矣清肅皎然而以沙彌總任衆務遠方僧至禮遇彌隆必留三日供養四事聞諸先志曰昔有苾芻同志相召自遠而至禮窣堵波

見諸羣象相趨往來或以牙岌草或以鼻灑水各持異花共為供養時衆見已悲嘆感懐有一苾芻便捨具戒願留供養與衆辭曰我惟多福濫迹僧中歲月亟淹行業無紀此窣堵波有佛舍利聖德冥通羣象踐灑遺身此地甘與同羣得畢餘齡誠為幸矣衆告之曰斯盛事也吾等垢重智不謀此隨時自愛無虧勝業亦既離羣重仲誠願歎然獨居有終焉之志於是葺茅為宇引流成池採掇時花灑掃塋飾綿歷歲序心事無怠隣國諸

王聞而雅尚競捨財寶共建伽藍因而勸請屈知僧務自爾相踵不泯元功而以沙彌總知僧事沙彌伽藍東大林中行百餘里至大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踰城至此解寶衣去瓔珞命僕還處太子夜半踰城遲明至此既允宿心乃形言曰是我出籠樊去羈鏁最後釋駕之處也於天冠中解末尼寶命僕夫曰汝持此寶還白父王今兹遠遁非苟違離欲斷無常絶諸有漏闡鐸迦舊曰車匿訛也曰詎有何心空駕而返太子善言慰喻

感悟而還

廻駕窣堵波東有贍部樹枝葉雖凋枯株尚在其傍復有小窣堵波太子以餘寶衣易鹿皮衣處太子既斷髮易裳雖去瓔珞尚有天衣曰斯服太侈如何改易時淨居天化作獵人服鹿皮衣持弓負羽太子舉其衣而謂曰欲相貿易願見允從獵人曰善太子解其上服授與獵人獵人得已還復天身持所得衣陵虚而去

太子易衣側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

剃髮處太子從闡鐸迦取刀自斷其髮天帝釋接上天宮以為供養時淨居天子化作剃髮人執持銛刀徐步而至太子謂曰能剃髮乎幸為我淨之化人受命遂為剃髮踰城出家時亦不定或云菩薩年十九或曰二十九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踰城出家當此三月八日或云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太子剃髮窣堵波東南曠野中行百八九十里至尼拘盧陀林有窣堵波高三十餘尺昔如來寂滅舍利已分諸婆羅

門無所得獲於涅疊般那唐言焚燒舊云闍維訛也地收餘灰炭持至本國建此靈基而修供養自茲已降奇迹相仍病疾之人祈請多愈

灰炭窣堵波側故伽藍中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左右數百窣堵波其一大者無憂王所建也崇基雖陷高餘百尺自此東北大林中行其路艱險經途危阻山牛野象羣盜獵師伺求行旅為害不絶出此林

已至拘尸那揭羅國（中印度境）

拘尸那揭羅國城郭頹毀邑里蕭條故城甎基周十餘里居人稀曠閭巷荒蕪城內東北隅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准陀（舊曰純陀訛也）之故宅也宅中有井將營獻供方乃鑿焉歲月雖淹水猶清美城西北三四里渡阿恃多伐底河（唐言無勝此世共稱耳舊云阿利羅跋提河訛也舊言謂之尸賴拏伐底河譯曰有金河）西岸不遠至娑羅林其樹類槲而皮青白葉甚光潤四樹特高如來寂滅之所也其大甎精舍中作如來涅槃之像

北首而卧傍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基雖傾陷尚高二百餘尺前建石柱以記如來寂滅之事雖有文記不書日月聞諸先記曰佛以生年八十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入般涅槃當此三月十五日也說一切有部則佛以迦刺底迦月後半八日入般涅槃當此九月八日也自佛涅槃諸部異議或云千二百餘年或云千三百餘年或云千五百餘年或云已過九百未滿千年精舍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為羣雉王救火之處

昔於此地有大茂林毛羣羽族巢居穴處驚風四起猛焰飆逸時有一雉有懷傷愍鼓濯清流飛空奮灑時天帝釋俯而告曰汝何守愚唐勞羽翮大火方起焚燎林野豈汝微軀所能撲滅雉曰說者為誰曰我天帝釋耳雉曰今天帝釋有大福力無欲不遂救災拯難若指諸掌反詰無功其咎安在猛火方熾無得多言尋復奮飛往趣流水天帝遂以掬水泛灑其林火滅煙消生類全命故今謂之救火窣堵波也

雉救火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為鹿殺生之處乃往古昔此有大林火炎中野飛走窮窘前有駛流之阨後困猛火之難莫不沉溺喪棄身命其鹿惻隱身據橫流穿皮斷骨自強拯溺蹇兔後至忍疲苦而濟之筋力既竭溺水而死諸天收骸起窣堵波鹿拯溺西不遠有窣堵波是蘇跋陀羅（唐言善賢舊曰須跋陀羅訛也）入寂滅之處善賢者本梵志師也年百二十耆舊多智聞佛寂滅至雙樹間問阿難曰佛世尊將寂滅我懷疑滯願欲

請問阿難曰佛將涅槃幸無擾也曰吾聞佛世難遇正法難聞我有深疑恐無所請善賢遂入先問佛言有諸別衆自稱為師各有異法垂訓導俗喬荅摩舊曰瞿曇訛畧也能盡知耶佛言吾悉深究乃為演説善賢聞已心淨信解求入法中受具足戒如來告曰汝豈能耶外道異學修梵行者當試四歲觀其行察其性威儀寂靜辭語誠實則可於我法中淨修梵行在人行耳斯何難哉善賢曰世尊悲愍含濟無私四歲試學三業方順佛言我先

已說在人行耳於是善賢出家即受具戒勤勵修習身心勇猛已而於法無疑自身作證夜分未久果證羅漢諸漏已盡梵行已立不忍見佛入大涅槃即於衆中入火界定現神通事而先寂滅是為如來最後弟子乃先滅度即昔後度賽兔是也善賢寂滅側有窣堵波是執金剛躃地之處大悲世尊隨機利見化功已畢入寂滅樂於雙樹間北首而卧執金剛神密迹力士見佛滅度悲慟唱言如來捨我入大涅槃無皈依無覆護毒箭深

入愁火熾盛捨金剛杵悶絶躃地久而又起悲哀戀慕互相謂曰生死大海誰作舟檝無明長夜誰為燈炬金剛躃地側有窣堵波是如來寂滅已七日供養之處如來之將寂滅也光明普照人天畢會莫不悲感更相謂曰大覺世尊今將寂滅衆生福盡世間無依如來右脇卧師子牀告諸大衆勿謂如來畢竟寂滅法身常住離諸變易當棄懈怠早求解脫諸苾芻等歔欷悲慟時阿泥㚖盧骨反陀舊曰阿那律訛也告諸苾芻止止勿悲諸天譏怪

時末羅衆供養已訖欲舉金棺詣涅疊般那所時阿泥律陀告言且止諸天欲留七日供養於是天衆持妙天花遊虚空讚聖德各竭誠心共興供養停棺側有窣堵波是摩訶摩耶夫人哭佛之處如來寂滅棺殮已畢時阿泥律陀上昇天宫告摩耶夫人曰大聖法主今已寂滅摩耶聞已悲哽悶絶與諸天衆至雙樹間見僧伽胝鉢及錫杖拊之號慟絶而復聲曰人天福盡世間眼滅今此諸物空無有主如來聖力金棺自開放光明合掌

坐慰問慈母遠來下降諸行法爾願勿深悲阿難銜哀
而請佛曰後世問我將何以對曰佛已涅槃慈母摩耶
自天宮降至雙樹間如來為諸不孝衆生從金棺起合
掌說法城北渡河三百餘步有窣堵波是如來焚身之
處地今黃黑土雜灰炭至誠求請或得舍利如來寂滅
人天悲感七寶為棺千氎纏身設香花建旛蓋末羅之
衆奉輿發引前後導從北渡金河盛滿香油積多香木
縱火以焚二氎不燒一極襯身一最覆外為諸衆生分

散舍利唯有髮爪儼然無損焚身側有窣堵波如來為
大迦葉波現雙足處如來金棺已下香木已積火燒不
然衆咸驚駭阿泥律陀言待迦葉波耳時大迦葉波與
五百弟子自山林來至拘尸城問阿難曰世尊之身可
得見耶阿難曰千氎纏絡重棺周殮香木已積即事焚
燒是時佛於棺内為出雙足輪相之上見有異色問阿
難曰何以有此曰佛初涅槃人天悲慟衆淚迸染致斯
異色迦葉波作禮旋繞興讃香木自然大火熾盛故如

來寂滅三從棺出初出臂問阿難治路次起坐為母說
法後見雙足示大迦葉波現足側有窣堵波無憂王所
建也是八王分舍利處前建石柱刻記其事佛入涅槃
後涅疊般那已諸八國王備兵四至遣直性婆羅門謂
拘尸力士曰天人導師此國寂滅故自遠來請分舍利
力士曰如來降尊即斯下土滅世間明導喪衆生慈父
如來舍利自當供養徒疲道路終無得獲時諸大王遜
辭以求既不相允重謂之曰禮請不從兵威非遠直性

婆羅門揚言曰念哉大悲世尊忍修福善彌歷曠劫想所具聞今欲相陵此非宜也今舍利在此當均八分各得供養何至興兵諸力士依其言即時均量欲作八分帝釋謂諸王曰天當有分勿恃力競阿那婆荅多龍王文隣龍王醫那鉢呾羅龍王復作是議無遺我曹若以力者衆非敵矣直性婆羅門曰勿諠諍也宜共分之即作三分一諸天二龍衆三留人間八國重分天龍人王莫不悲感分舍利窣堵波西南行二百餘里至大邑聚

有婆羅門豪右巨富確乎不雜學究五明敬崇三寳接其居側建立僧坊窮諸資用備盡珍飾或有衆僧往來中路慇懃請留罄心供養或止一宿乃至七日其後設賞迦王毁壞佛法衆僧絶侶歲月驟淹而婆羅門每懷懇惻經行之次見一沙門龎眉皓髪杖錫而來婆羅門馳往迎逆問所從至請入僧坊備諸供養旦以淳乳煑粥進焉沙門受已纔一嚌齒便即置鉢沉吟長息婆羅門侍食跪而問曰大德惠利隨緣幸見臨顧爲夕不安

耶為粥不味乎沙門愍然告曰吾悲衆生福祐漸薄斯言且置食已方說沙門食訖攝衣即去婆羅門曰向許有說今何無言沙門告曰吾非忘也談不容易事或致疑必欲得聞今當略說吾向所歎非薄汝粥自數百年不嘗此味昔如來在世我時預從在王舍城竹林精舍俯清流而滌器或以漂漱或以盥沐嗟乎今之純乳不及古之淡水此乃人天福減使之然也婆羅門曰然則大德乃親見

佛耶沙門曰然汝豈不聞佛子羅怙羅者我身是也為護正法未入寂滅說是語已忽然不見婆羅門遂以所宿之房塗香灑掃像設儀肅然其敬如在復大林中行五百餘里至婆羅痆女黠反斯國舊曰波羅柰國訛也中印度境

音釋

鶬鷃上烏郎反下其主反　巋然上丘水反高峻貌　瞻揆上之廉反下求癸反　盥洗上音貫　俛音免　坼丑禹反裂也　訕謗上所諫反又音山　齧吾結反齩齧也　朽蘖上許九反

下魚列反枯朽也 庇廕 上卑二反 刖 吾骨反去足之刑也 抗穽 下音淨穽亦抗也 飈 必茁反風飈也 跋扈 上蒲末反下音户字跋扈縱横也 抉 紆決反挑抉也 嗢呾 上烏反反下丁達反 頞沙 上烏割反 捔力 上音角北捔也 扒其顙 上蒲結反手擊也下蘇朗反顙額也 蹴其臆 上秋六反踏也下音憶胷臆也 瘞葬 上於例反埋也 憩駕 上虚例反息也 畎畝 上佃犬反小谷也一畝百步也 祚胤 上才故反下余鎮反祚胤福嗣也 呬摩 上許器反 襁褓 上居兩反下音保繈褓織縷為之約小兒負於背上也 煖 音暖 霹靂 上普覓反下音力霹靂雷大擊也 丘墟 下起虛反丘墟聚落也 霍然 兄郭反 芟 音衫伐也 葺茅 上七入反修茅草也下莫交反也 相踵 下之勇反足踵也 銛刀 上息廉反銛利也 槲 胡谷反木名也 雉 直介反野

雜也濯音濁洗濯也羽翮下胡隔反翼也蹇兔上居展反蹇跛也舟檝下音接檝棹也

歔欷上音虛下許既反歔欷泣之餘聲也捽盧沒反又魯骨反櫬身上初近反驚駭下胡解反迸必孟反散也豎那上烏分反確乎上口角反堅也驟淹上牀瘦反疾也龐眉上莫江反大也厚也嚌齒上才細反嚌齧也滌器上徒的反洗滌澡漱早瘦二音疕斯上尼八反

大唐西域記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大唐西域記卷七

唐　釋玄奘　譯

釋辯機　撰

五國

婆羅痆女點反斯國　戰主國

吠舍釐力文反國　弗栗恃國

尼波羅國

婆羅痆斯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殑伽河長十八九里廣五六里閭閻櫛比居人殷盛家積巨萬室盈奇貨人性温恭俗重强學多信外道少敬佛法氣序和穀稼盛果木扶踈茂草藿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百餘所外道萬餘人並多宗事大自在天或斷髮或椎髻露形無服塗身以灰精勤苦行求出生死

大城中天祠二十所層臺祠宇彫石文木茂林相蔭清

流交帶鍮石天像量減百尺威嚴肅然懔懔如在大城東北婆羅痆河西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百餘尺前建石柱碧鮮若鏡光潤凝流其中常現如來影像婆羅痆河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藍區界八分連垣周堵層軒重閣麗窮規矩僧徒一千五百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大垣中有精舍高二百餘尺上以黃金隱起作菴沒羅果石為基陛甎作層龕龕帀四周節級百數皆有隱起黃金佛像精舍之中有鍮石佛像量等如來

身作轉法輪勢

精舍西南有石窣堵波無憂王建也基雖傾陷尚餘百尺前建石柱高七十餘尺石含玉潤鑒照映徹慇懃祈請影見衆像善惡之相時有見者是如來成正覺已初轉法輪處也其側不遠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見菩薩捨苦行遂不侍衛來至於此而自習定其傍窣堵波是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又三窣堵波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三佛經行側有窣堵波是梅呾麗耶唐言慈即姓也舊曰彌勒訛也菩薩受成佛記處昔者如来在王舍城鷲峯山告諸苾芻當来之世此贍部洲土地平正人壽八萬歲有婆羅門下慈氏者身真金色光明照朗當捨家成正覺廣為衆生三會說法其濟度者皆我遺法植福衆生也其於三寶深敬一心在家出家持戒犯戒皆蒙化導證果解脫三會說法之中度我遺法之徒然後乃化同縁善友是時慈氏菩薩聞佛此說從座起白佛言願我作彼慈

氏世尊如来告曰如汝所言當證此果如上所説皆汝教化之儀也

慈氏菩薩受記西有窣堵波是釋迦菩薩受記之處賢劫中人壽二萬歲迦葉波佛出現於世轉妙法輪開化含識受護明菩薩記曰是菩薩於當来世衆生壽命百歲之時當得成佛號釋迦牟尼釋迦菩薩受記南不遠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長五十餘步高可七尺以青石積成上作如來經行之像像形傑異威嚴肅然肉髻之

上特出髻髮靈相無隱神鑒有徵於其垣内聖迹寔多諸精舍窣堵波數百餘所畧舉二三難用詳述伽藍垣西有一清池周二百餘步如來甞中盥浴次西大池周一百八十步如來甞中滌器次北有池周百五十步如來甞中浣衣凡此三池並有龍止其水既深其味又甘澄淨皎潔常無增減有人慢心濯此池者金毗羅獸多為之害若深恭敬汲用無懼浣衣池側大方石上有如來袈裟之迹其文明徹煥如雕鏤諸淨信者每

来供養外道凶人輕蹈此石池中龍王便興風雨

池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来修菩薩行時為六牙象王

獵人剥其牙也詐服袈裟彎弧伺捕象王為敬袈裟遂

褫牙而授焉

褫牙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来修菩薩行時愍世無禮

示為鳥身與彼獮猴白象於此相問誰先見是尼拘律

樹各言事迹遂編長幼化漸遠近人知上下道俗歸依

其側不遠大林中有窣堵波是如来昔與提婆達多俱

為鹿王斷事之處昔於此處大林之中有兩羣鹿各五百餘時此國王畋遊原澤菩薩鹿王前請王曰大王校獵中原縱燎飛矢凡我徒屬命盡兹晨不日腐臭無所充膳願欲次差日輸一鹿王有割鮮之膳我延旦夕之命王善其言迴駕而返兩羣之鹿更次輸命提婆羣中有懐孕鹿次當就死白其主曰身雖應死子未次也鹿王怒曰誰不寳命雌鹿嘆曰吾王不仁死無日矣乃告急菩薩鹿王鹿王曰悲哉慈母之心恩及未形吾今代

汝遂至王門道路之人傳聲唱曰彼大鹿王今来入邑都人士庶莫不馳觀王之聞也以為不誠門者白至王乃信然曰鹿王何遽来耶鹿曰有雌鹿當死胎子未產心不能忍敢以身代王聞歎曰我人身鹿也爾鹿身人也於是悉放諸鹿不復輸命即以其林為諸鹿藪因而謂之施鹿林焉鹿野之號自此而興伽藍西南二三里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基址廣峙瑩飾奇珍既無層龕便置覆鉢雖建表柱而無輪鐸其側有小窣堵波是阿

若憍陳如等五人棄制迎佛處也初薩婆曷剌他悉陀唐言一切義成舊曰悉達多訛畧也太子踰城之後棲山隱谷忘身殉法淨飯王乃命家族三人舅氏二人曰我子一切義成捨家修學孤遊山澤獨處林藪故命爾曹隨知所止內則叔父伯舅外則既君且臣凡厥動靜宜知進止五人銜命相望營衛因即勤求欲期出離每相謂曰夫修道者苦證耶樂證耶二人曰安樂為道三人曰勤苦為道二三交爭未有以明於是太子思惟至理為伏苦行外道

節麻米以支身彼二人者見而言曰太子所行非真實法夫道也者樂以證之今乃勤苦非吾徒也捨而遠遁思惟果證太子六年苦行未證菩提欲驗苦行非真受乳糜而證果斯三人者聞而歎曰功垂成矣今其退矣六年苦行一旦捐功於是相從求訪二人既相見已匡坐高論更相議曰昔見太子一切義成出王宫就荒谷去珍服披鹿皮精勤勵志貞節苦心求深妙法期無上果今乃受牧女乳糜敗道虧志吾知之矣無能為也彼

二人曰君何見之晚歟此猖蹶人耳夫處乎深宫安乎尊勝不能静志遠迹山林棄轉輪王位為鄙賤人行何可念哉言增怮怛耳菩薩浴尼連河坐菩提樹成等正覺號天人師寂然宴默惟察應度曰彼鬱頭藍子者證非想定堪受妙法空中諸天尋聲報曰鬱頭藍子命終已來經今七日如來歎惜斯何不遇垂聞妙法遽從變化重更觀察營求世界有阿藍迦藍得無所有處定可授至理諸天又曰終已五日如來再歎愍其薄祐又更

諦觀誰應受教唯施鹿林中有五人者可先誘導如来
爾時起菩提樹趣鹿野園威儀寂静神光晃曜毫含玉
彩身真金色安詳前進導彼五人斯五人遥見如来互
相謂曰一切義成彼来者是歲月遽淹聖果不證心期
已退故尋吾徒宜各默然勿起迎禮如来漸近威神動
物五人忘制拜迎問訊侍從如儀如来漸誘示之妙理
兩安居畢方獲果證
施鹿林東行二三里至窣堵波傍有涸池周八十餘步

一名救命又謂烈士聞諸先志曰數百年前有一隱士於此池側結廬屏迹博習技術究極神理能使瓦礫為寶人畜易形但未能馭風雲陪仙駕閱圖考古更求仙術其方曰夫神仙者長生之術也將欲求學先定其志築建壇場周一丈餘命一烈士信勇昭著執長刀立壇隅屏息絶言自昏達旦求仙者中壇而坐手按長刀口誦神呪收視反聽遲明登仙所執銛刀變為寶劒陵虛履空王諸仙侶執劒指麾所欲皆從無衰無老不病不

死是人既得仙方行訪烈士營求曠歲未諧心願後於城中遇見一人悲號逐路隱士覩其相心甚慶悅即而慰問何至悲傷曰我以貧寠傭力自濟其主見知特深信用期滿五歲當酬重賞於是忍勤苦忘艱辛五年將周一旦違失既嘗笞辱又無所得以此為心悲悼誰恤隱士命與同遊來至草廬以術力故化具肴饌已而令入池浴服以新衣又以五百金錢遺之曰盡當來求幸無外也自時厥後數加重賂潛行陰德感激其心烈士

屢求効命以報知己隱士曰我求烈士彌歷歳時幸而
會遇奇貌應圖非有他故願一夕不聲耳烈士曰死尚
不辭豈徒屏息於是設壇場受仙法依方行事坐待日
曛曛暮之後各司其務隱士誦神呪烈士按銛刀殆將
曉矣忽發聲叫是時空中火下煙焰雲蒸隱士疾引此
人入池避難已而問曰誡子無聲何以驚叫烈士曰受
命後至夜分昏然若夢變異更起見昔事主躬來慰謝
感荷厚恩忍不報語彼人震怒遂見殺害受中陰身顧

屍歎惜猶顧歷世不言以報厚德遂見託生南印度大婆羅門家乃至受胎出胎備經苦阨荷恩荷德嘗不出聲洎乎受業冠婚喪親生子每念前恩忍而不語宗親戚屬咸見怪異年過六十有五我妻謂曰汝可言矣若不語者當殺汝子我時惟念已隔生世自顧衰老唯此穉子因止其妻令無殺害遂發此聲耳隱士曰我之過也此魔嬈耳烈士感恩悲事不成憤恚而死免火災難故曰救命感恩而死又謂烈士池

烈士池西有三獸窣堵波是如来修菩薩行時燒身之處劫初時於此林野有狐兔猨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驗修菩薩行者降靈應化為一老夫謂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乎無驚懼耶曰涉豐草遊茂林異類同歡既安且樂老夫曰聞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故此遠尋今正饑乏何以饋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虚已分路營求狐沿水濵銜一鮮鯉猨於林樹採異華果俱来至止同進老夫唯兔空還遊躍左右老夫謂曰

以吾觀之爾曹未如猨狐同志各能役心唯兔空還獨無相饋以此言之誠可知也兔聞譏議謂狐猨曰多聚樵蘇方有所作狐猨競馳銜草曳木既已藴崇猛焰將熾兔曰仁者我身畢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飡辭畢入火尋即致死是時老夫復帝釋身除燼收骸傷歎良久謂狐猨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後人於此建窣堵波從此順殑伽河流東行三百餘里至戰主國

中印度境

戰主國周二千餘里都城臨殑伽河周十餘里居人豐樂邑里相隣土地膏腴稼穡時播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性獷烈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並皆遵習小乘教法天祠二十異道雜居矣大城西北伽藍中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印度記曰此中有如來舍利一升昔者世尊嘗於此處七日之中為天人衆顯說妙法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隣此復有

慈氏菩薩像形量雖小威神嶷然靈鑒潛通奇迹間起

大城東行二百餘里至阿避陀羯剌拏僧伽藍（唐言不穿耳）

周垣不廣彫飾甚工花池交影臺閣連甍僧徒肅穆衆

儀庠序聞諸先志曰昔大雪山北覩貨邏國有樂學沙

門二三同志禮誦餘閒每相謂曰妙理幽玄非言談所

究聖迹昭著可足趾所尋宜詢莫逆親觀聖迹於是二

三交友杖錫同遊既至印度寓諸伽藍輕其邊鄙莫之

見舍外廹風露內累口腹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時此國

王出遊近郊見諸客僧怪而問曰何方乞士何所因來
耳既不穿衣又垢弊沙門對曰我覩貨邏國人也恭承
遺教髙蹈俗塵率其同好觀禮聖迹慨以薄福衆所同
棄印度沙門莫顧羇旅欲還本土巡禮未周雖迫勤苦
心遂後已王聞其說用增悲感即斯勝地建立伽藍白
氎題書為之制曰我惟尊居世上貴極人中斯皆三寳
之靈祐也既為人王受佛付囑凡厥染衣吾當惠濟建
此伽藍式招羇旅自今已來諸穿耳僧我此伽藍不得

止舍因其事迹故以名焉阿避陀羯刺拏伽藍東南行百餘里南渡殑伽河至摩訶婆羅邑並婆羅門種不遵佛法然見沙門先訪學業知其强識方深禮敬殑伽河北有那羅延天祠重閣層臺奐其麗飾諸天之像鐫石而成工極人謀靈應難究那羅延天祠東行三十餘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太半陷地前建石柱高餘二丈上作獅子之像刻記伏鬼之事昔於此處有曠野鬼恃大威力噉人血肉作害生靈肆極妖祟如來愍諸

衆生不得其死以神通力誘化諸鬼導以歸依之敬齊以不殺之戒諸鬼承教奉以周旋於是舉石請佛安坐願聞正法克念護持自兹厥後無信之徒競共推移鬼置石座動以萬數莫之能轉茂林清池周基左右人至其側無不心懼

伏鬼側不遠有數伽藍雖多傾毀尚有僧徒並皆遵習大乘教法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至一窣堵波基已傾陷餘高數丈昔者如來寂滅之後八國大王分舍利也量

舍利婆羅門密塗瓶内分授諸王而婆羅門持瓶以歸既得所黏舍利遂建窣堵波并瓶置内因以名焉後無憂王開取舍利瓶改建大窣堵波或至齋日時燭光明從此東北渡殑伽河行百四五十里至吠舍釐國舊曰毗舍離國訛也中印度境

吠舍釐國周五千餘里土地沃壤花果茂盛菴没羅果茂遮果既多且貴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福重學邪正雜信伽藍數百多已圮壞存者三五僧徒稀少天祠數

十異道雜居露形之徒寔繁其黨吠舍釐城已甚傾頹其故基址周六七十里宮城周四五里少有居人宮城西北五六里至一伽藍僧徒寡少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傍有窣堵波是昔如來說毗摩羅詰經長者子寶積等獻寶蓋處其東有窣堵波舍利子等於此證無學之果舍利子證果東南有窣堵波是吠舍釐王之所建也佛涅槃後此國先王分得舍利式修崇建印度記曰此中舊有如來舍利一斛無憂王開取九斗唯留一斗後有

國王復欲開取方事興工尋則地震遂不敢開其西北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石柱高五六十尺上作獅子之像石柱南有池是羣獼猴為佛穿也在昔如来曾住於此池西不遠有窣堵波諸獼猴持如来鉢上樹取蜜之處池南不遠有窣堵波是諸獼猴奉佛蜜處池西北隅猶有獼猴形像伽藍東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毗摩羅詰唐言無垢稱舊曰淨名然淨則無垢名則是稱義雖取同名乃有異舊曰維摩詰訛畧也故宅基址多有靈異去此不遠有一神舍其狀壘甎

傳云積石即無垢稱長者現疾說法之處去此不遠有窣堵波長者子寶積故宅也去此不遠有窣堵波是菴沒羅女故宅佛姨母等諸苾芻尼於此證入涅槃

伽藍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如來將往拘尸那國入般涅槃人與非人隨從世尊至此佇立次西北不遠有窣堵波是佛於此最後觀吠舍釐城其南不遠有精舍前建窣堵波是菴沒羅女園持以施佛菴沒羅園側有窣堵波是如來告涅槃處佛昔在此告阿難曰其得四神

足者能住壽一劫如來今者當壽幾何如是再三阿難不對天魔迷惑故也阿難從坐而起林中宴默時魔來請佛曰如來在世教化已久蒙濟流轉數如塵沙寂滅之樂今其時矣世尊以少土置爪上而告魔曰地土多耶爪土多耶對曰地土多也佛言所度者如爪上土未度者如大地土却後三月吾當涅槃魔聞歡喜而退阿難林中忽感異夢來白佛言我在林間夢見大樹枝葉茂盛蔭影蒙密驚風忽起摧散無餘將非世尊欲入寂

滅我心懷懼故來請問佛告阿難吾先告汝汝為魔蔽不時請留魔王勸我早入涅槃已許之期斯夢是也告涅槃期側不遠有窣堵波千子見父母處也昔有仙人隱居巖谷仲春之月鼓濯清流麀鹿隨飲感生女子姿貌過人唯脚似鹿仙人見已收而養焉其後命令求火至餘仙廬足所履地迹皆有蓮花彼仙見已深以奇之令其繞廬方乃得火鹿女依命得火而還時梵豫王畋遊見花尋迹以求悅其奇怪同載而返相師占言當

生千子餘婦聞之莫不圖計日月既滿生一蓮花花有千葉葉坐一子餘婦誣罔咸稱不祥投殑伽河隨波泛濫烏耆延王下流遊觀見黄雲葢乘波而来取以開視乃有千子乳養成立有大力焉恃有千子拓境四方兵威乘勝將次此國時梵豫王聞之甚懐震懼兵力不敵計無所出矣是時鹿女心知其子乃謂王曰今寇戎臨境上下離心賤妾愚衷能敗强敵王未之信也憂懼良深鹿女乃昇城樓以待寇至千子將兵圍城已帀鹿女

告曰莫為逆事我是汝母汝是我子千子謂曰何言之謬庶女手按兩乳流注千岐天性所感咸入其口於是解甲歸宗釋兵返族兩國交歡百姓安樂千子歸宗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經行舊迹指告衆曰昔吾於此歸宗見親欲知千子即賢刦中千佛是也述本生東有故基上建窣堵波光明時燭祈請或遂是如來說普門陀羅尼等經重閣講堂餘址也

講堂側不遠有窣堵波中有阿難半身舍利去此不遠

有數百窣堵波欲定其數未有克知是千獨覺入寂滅處吠舍釐城內外周隍聖迹繁多難以具舉形勝故墟魚鱗間峙歲月驟改炎涼亟移林既摧殘池亦枯涸朽株餘迹其詳驗焉

大城西北行五六十里至大窣堵波栗呫昌葉反婆子舊曰離車子別如來處如來自吠舍釐城趣拘尸那國諸栗呫婆子聞佛將入寂滅相從號送世尊既見哀慕非言可喻即以神力化作大河崖岸深絶波流迅急諸栗呫

婆悲慟以止如来留鉢為作追念

吠舍釐城西北減二百里有故城荒蕪歲久居人曠少

中有窣堵波是佛在昔為諸菩薩人天大衆引説本生

修菩薩行曽於此城為轉輪王號曰摩訶提婆唐言大天有

七寶應王四天下覩衰變之相體無常之理冥懷髙蹈

忘情大位捨國出家染衣修學

城東南行十四五里至大窣堵波是七百賢聖重結集

處佛涅槃後百一十年吠舍釐城有諸苾芻遠離佛法

謬行戒律時長老耶舍陀住憍薩羅國長老三菩伽住秣菟羅國長老婆波多住韓若國長老沙羅住吠舍釐國長老富闍蘇彌羅住娑羅梨弗國諸大羅漢心得自在持三藏得三明有大名稱衆所知識皆是尊者阿難弟子時耶舍陀遣使告諸賢聖皆可集吠舍釐城猶少一人未滿七百是時富闍蘇彌羅以天眼見諸大賢聖集議法事運神足至法會時三菩伽於大衆中右袒長跪揚言曰衆無譁欽哉念哉昔大聖法王善權寂滅歲

月雖淹言教尚在吠舍釐城懈怠苾芻謬於戒律有十事出違十力教今諸賢者深明持犯俱承大德阿難指誨念報佛恩重宣聖旨時諸大衆莫不悲感即名集諸苾芻依毗奈耶訶責制止削除謬法宣明聖教

七百賢聖結集南行八九十里至濕吠多補羅僧伽藍層臺輪奐重閣翬飛僧衆清肅並學大乘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其側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来在昔南趣摩揭陀國北顧吠舍釐城中途止

息遺迹之處
濕吠多補羅伽藍東南行三十餘里殑伽河南北岸各有一窣堵波是尊者阿難陀分身與二國處阿難陀者如來之從父弟也多聞摠持博物强識佛去世後繼大迦葉任持正法導進學人在摩揭陀國於林中經行見一沙彌諷誦佛經章句錯謬文字紛亂阿難聞已感慕增懷徐詣其所提撕指授沙彌笑曰大德耄矣所言謬矣我師高明春秋鼎盛親承示誨誠無所誤阿難默然

退而嘆曰我年雖邁為諸衆生欲久住世任持正法然衆生垢重難以誨語久留無利可速滅度於是去摩揭陀國趣吠舍釐城渡殑伽河泛舟中流時摩揭陀王聞阿難去情深戀德即嚴戎駕疾馳追請數百千衆營軍南岸吠舍釐王聞阿難来悲喜盈心亦治軍旅奔馳迎候數百千衆屯集北岸兩軍相對旌旆翳日阿難恐鬬其兵更相殺害從舟中起上昇虛空示現神變即入寂滅化火焚骸骸又中析一墮南岸一墮北岸於是二王

各得一分舉軍號慟俱還本國起窣堵波而修供養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恃國北人謂三伐恃國北印度境弗栗恃國周四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地膏腴花果茂盛氣序微寒人性躁急多敬外道少信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大小二乘兼功通學天祠數十外道寔衆國大都城號占戍拏多已頹毀故宮城中尚有三千餘家若村若邑也大河東北有伽藍僧徒寡少學業清髙從此西行依河之濵有窣堵波髙餘三丈南帶長

流大悲世尊度漁人處也越在佛世五百漁人結儔附
黨漁捕水族於此河流得一大魚有十八頭頭各兩眼
諸漁人方欲害之如来在吠舍釐國天眼見興悲心乘
其時而化導因其機而啓悟告諸大衆弗栗恃國有大
魚我欲導之以悟諸漁人爾宜知時於是大衆圍繞神
足陵虚至於河濵如常敷座遂告諸漁人爾勿殺魚以
神通力開方便門威被大魚令知宿命能作人語貫解
人情爾時如来知而故問汝在前身曾作何罪流轉惡

趣受此弊身魚曰昔承福慶生自豪族大婆羅門劫比他者我身是也恃其族姓陵蔑人倫恃其博物鄙賤經法以輕慢心毀讟諸佛以醜惡語詈辱衆僧引類形比謂若駝驢象馬諸醜形對由此惡業受此弊身尚資宿善生遭佛世目覩聖化親承聖教因而懺謝悔先作業如来隨機攝化如應開導魚既聞法於是命終承兹福力上生天宫於是自觀其身何緣生此既知宿命念報佛恩與諸天衆肩隨戾止前禮既畢右繞退立以天寶

香花持用供養世尊指告漁人為說妙法魚即感悟輸誠禮懴裂網焚舟歸真受法既服染衣又聞至教皆出塵垢俱證聖果

度漁人東北行百餘里故城西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高百餘尺是佛在昔於此六月說法度諸天人此北百四五十步有小窣堵波如来昔於此處為諸苾芻制戒次西不遠有如来髪爪窣堵波如来昔於此處近遠邑人相趨輻湊焚香散花燈炬不絶從此西北千四五百

里踰山入谷至尼波羅國中印度境

尼波羅國周四千餘里在雪山中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山川連屬宜穀稼多花果出赤銅犛牛共命鳥貨用赤銅錢氣序寒列風俗險詖人性剛獷信義輕薄無學藝有工巧形貌醜獘邪正兼信伽藍天祠接堵連隅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綜習外道異學其數不詳王刹帝利栗呫婆種也志學清高純信佛法近代有王號鴦輸伐摩唐言光胄碩學聰叡自製聲明論重學敬德遐

遍著聞都城東南有小水池以人火投之水即焰起更投餘物亦變為火從此復還呔舍釐國南渡殑伽河至摩揭陀國舊曰摩伽陀又曰摩竭提皆訛也中印度境

音釋

擳比上阻風反下毗必反　靃靡上息委反下免彼反草軟弱　懔懔呂錦反没也懼也　髩髮上所交反髮尾也　彎弧上烏還反下音胡彎弧引弓也　捩力結反拗捩　殉詞閏反正作狥以身從物　猖蹶上音昌猖狂也下音厥倒也斃也　忉怛上音刀下丁達反憂驚也　閱音悦視也　遺之上去聲贈也　賂音路贈也　饋食求位反贈食也　嶷然上宜力反　連甍下音萌

枯槁下音考　妖祟下私遂反　罹心上音離憂也　冥懷上莫經反幽也　栗呫上良吉反下昌葉反　無譁下音花諠譁也　翬飛上音渾五色皆備也　提撕二字音啼西　讟音讀字謗也　犛牛上莫交反　險詖下彼記反謟也　光冑下直右反　耄莫到反老耄

大唐西域記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大唐西域記卷八

唐 釋玄奘 譯

釋辯機 撰

一國

摩揭陀國上

摩揭陀國周五千餘里城少居人邑多編户地沃壤滋稼穡有異稻種其粒麄大香味殊越光色特甚彼俗謂

之供大人米土地墊濕邑居高原孟夏之後仲秋之前平居流水可以泛舟風俗淳質氣序温暑崇重志學尊敬佛法伽藍五十餘所僧徒萬有餘人並多宗習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寔多

殑伽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荒蕪雖久基址尚在昔者人壽無量歲時號拘蘇摩補羅城唐言香花宮城王宮多花故以名焉逮乎人壽數千歲更名波吒釐子城舊曰巴連弗邑訛也初有婆羅門高才博學門人數千傳以授業諸學徒

相從遊觀有一書生徘徊悵望同儔謂曰夫何憂乎曰盛色方剛羇遊履影歲月已積藝業無成顧此為言憂心彌劇於是學徒戲言之曰今將為子求娉婚親乃假立二人為男父母二人為女父母遂坐波吒釐樹謂女壻樹也採時果酌清流陳婚姻之緒請好合之期時假女父攀花枝以授書生曰斯嘉偶也幸無辭焉書生之心欣然自得日暮言歸懐戀而止學徒曰前言戲耳幸可同歸林中猛獸恐相殘害書生遂留徃来樹側景夕

之後異光燭野管絃清雅帷帳陳列俄見老翁策杖來慰復有一嫗携引少女並儐從盈路袨服奏樂翁乃指少女曰此君之弱室也酣歌樂讌經七日焉學徒疑為獸害往而求之乃見獨坐樹隂若對上客告與同歸辭不從命後自入城拜謁親故説其始末聞者驚駭與友諸人同往林中咸見花樹是一大第僮僕役使驅馳往來而彼老翁從容接對陳饌奏樂賔主禮備諸友還城具告遠近暮歲之後生一子男謂其妻曰吾今欲歸未

忍離阻適復留止棲寄飄露其妻既聞具以白父翁謂書生曰人生行樂詎必故鄉今將築室宜無異志於是役使之徒功成不日香花舊城遷都此邑由彼子故神為築城自爾之後國名波吒釐子城焉

王故宫北有石柱高數十尺是無憂王作地獄處釋迦如来涅槃之後第一百年有阿輸迦唐言無憂舊曰阿育王訛也王者頻毗娑羅唐言影堅舊曰頻婆娑羅訛也王之曾孫也自王舍城遷都波吒釐重築外郭周於故城年代浸遠唯餘故基伽

藍天祠及窣堵波餘址數百在者二三唯故宫址臨殑
伽河小城中有千餘家初無憂王嗣位之後舉措苛暴
乃立地獄作害生靈周垣峻峙隅樓特起猛熖洪鑪銛
鋒利刃備諸苦具擬像幽塗招募凶人立為獄主初以
國中犯法罪人不校輕重總入塗炭後以行經獄次擒
以誅戮至者皆死遂緘口焉時有沙門初入法衆巡里
乞食遇至獄門獄吏凶人擒欲殘害沙門惶怖請得禮
懴俄見一人縛來入獄斬截手足磔裂形骸俯仰之間

肢體糜散沙門見已深增悲悼成無常觀證無學果獄卒曰可以死矣沙門既證聖果心夷生死雖入鑊湯若在清池有大蓮花而為之座獄主驚駭馳使白王王遂躬觀深讃靈祐獄主曰大王當死王曰云何對曰王先垂命令監刑獄凡至獄垣皆從殺害不云王入而獨免死王曰法已一定理無再變我先垂令豈除汝身汝久濫生我之咎也即命獄卒投之洪鑪獄主既死王乃得出於是頽牆堙壍廢獄寛刑

地獄南不逺有窣堵波基址傾陷唯餘覆鉢之勢寶為厠飾石作欄檻即八萬四千之一也無憂王以人功建於宫焉中有如来舍利一升靈鑒間起神光時燭無憂王廢獄之後遇近護大阿羅漢方便善誘隨機導化王謂羅漢曰幸以宿福位據人尊慨兹障累不遭佛化令者如来遺身舍利欲重修建諸窣堵波羅漢曰大王以福德力役使百靈以宏誓心匡護三寶是所願也今其時矣因為廣説獻土之因如来懸記興建之功無憂王

聞已慶悅名集鬼神而令之曰法王導利含靈有慶我資宿善尊極人中如来遺身重修供養今爾鬼神勠力同心境極贍部户滿拘胝以佛舍利起窣堵波心發於我功成於汝勝福之利非欲獨有宜各營構待後告命鬼神受旨在所興功功既成已咸来請命無憂王既開八國所建諸窣堵波分其舍利付鬼神已謂羅漢曰我心所欲諸處同時藏下舍利心雖此冀事未從欲羅漢白王命神鬼至所期日日有隱蔽其狀如手此時也宜

下舍利王承此旨宣告鬼神逮乎期日無憂王觀候光景日正中時羅漢以神通力伸手蔽日營建之所咸皆瞻仰同於此時功績咸畢

窣堵波側不遠精舍中有大石如來所履雙迹猶存其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矣兩迹俱有輪相十指皆帶花文魚形映起光明時照昔者如來將取寂滅北趣拘尸那城南顧摩揭陀國蹈此石上告阿難曰吾今最後留此足迹將入寂滅顧摩揭陀也百歲之後有無憂王命

世君臨建都此地匡護三寶役使百神及無憂王之嗣位也遷都築邑掩周迹石既近宫城恒親供養後諸國王競欲舉歸石雖不大衆莫能轉近者設賞迦王毀壞佛法遂即石所欲滅聖迹鑿已還平文彩如故於是捐棄殑伽河流尋復本處其側窣堵波即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佛迹精舍側不逺有大石柱高三十餘尺書記殘缺其大畧曰無憂王信根貞固三以贍部洲施佛法僧三以諸珍寶重自酬贖其辭云云大畧斯在

故宫址有大石室外若崇山内廣數丈是無憂王為出家弟役使神鬼之所建也初無憂王有同母弟名摩醯因陀羅唐言大帝生自貴族服僭王制奢侈縱暴衆庶懐怨國輔老臣進諫王曰驕弟作威亦以太甚夫政平則國治人和則主安古之明訓由來久矣願存國典收付執法無憂王泣謂弟曰吾承基緒覆燾生靈況爾同胞豈忘惠愛不先匡導已陷刑法上懼先靈下廹衆議摩醯因陀羅稽首謝曰不自謹行敢干國憲願賜再生更寛

七日於是置諸幽室嚴加守衛珍羞上饌進奉無虧守者唱曰已過一日餘有六日至第六日已既深憂懼更勵身心便獲果證昇虛空示神迹尋出塵俗遠棲巖谷無憂王躬往謂曰昔拘國制欲致嚴刑豈意清昇取證聖果既無滯累可以還國弟曰昔羇愛網心馳聲色今出危城志悦山谷願棄人間長從丘壑王曰欲静心慮豈必幽巖吾從爾志當為崇樹遂名命鬼神而告之曰吾於後日廣備珍羞爾曹相率来集我會各持大石自

為牀座諸神受命至期畢萃衆會既已王告神曰石座縱横宜自積聚因功不勞疊為虛室諸神受命不日而成無憂王躬往迎請止此山廬故宫北地獄南有大石槽是無憂王匠役神功作為此器飯僧之時以儲食也故宫西南有小石山周巖谷間數十石室無憂王為近護等諸阿羅漢役使鬼神之所建立傍有故臺餘基積石池沼漣漪清瀾澄鑒隣國遠人謂之聖水若有飲濯罪垢消滅

山西南有五窣堵波崇基已陷餘址尚高遠而望之鬱若山阜面各數百步後人於上重更修建小窣堵波印度記曰昔無憂王建八萬四千窣堵波已尚餘五升舍利故別崇建五窣堵波製奇諸處靈異間起以表如來五分法身薄信之徒竊相評議云是昔者難陀王建此五藏以儲七寶其後有王不甚淳信聞先疑議肆其貪求興動軍師躬臨發掘地震山傾雲昏日翳窣堵波中大聲雷震士卒僵仆象馬驚奔自茲已降無敢覬覦或

曰衆議雖多未為確論循古所記信得其實

故城東南有屈居勿反吒阿濫摩唐言鷄園僧伽藍無憂王之所建焉無憂王初信佛法也式遵崇建修植善種名集千僧凡聖兩衆四事供養什物周給頽毁已久基址尚存伽藍側有大窣堵波名阿摩落迦阿摩落迦者印度藥果之名也無憂王遘疾彌留知命不濟欲捨珍寶崇樹福田權臣執政誡勿從欲其後因食留阿摩落果玩之半爛握果長息問諸臣曰贍部洲主今是何人諸臣

對曰唯獨大王王曰不然我今非主唯此半果而得自
在嗟乎世間富貴危甚風燭位據區宇名高稱謂臨終
匱乏見逼强臣天下非已半果斯在乃命侍臣而告之
曰持此半果詣彼雞園施諸衆僧作如是說昔一贍部
洲主今半阿摩落王稽首大德僧前願受最後之施凡
諸所有皆已喪失唯斯半果得少自在哀愍貧乏增長
福種僧中上座作如是言無憂大王宿期宏濟瘧疾在
躬姦臣擅命積寶非已半果為施承王耒命普施衆僧

即名典事羙中總煮収其果核起窣堵波既荷厚恩遂旌顧命阿摩落伽窣堵波西北故伽藍中有窣堵波謂建揵稚聲初此城内伽藍百數僧徒肅穆學業清髙外道學人銷聲緘口其後僧徒相次殂落而諸後進莫繼前修外道師資傳訓成藝於是命儔名侶千計萬數来集僧坊揚言唱曰大擊揵稚招集學人羣愚同止謬有扣擊遂白王請校優劣外道諸師髙才達學僧徒雖衆辭論庸淺外道曰我論勝自今已後諸僧伽藍不得擊

揵稚以集衆也王允其請依先論制僧徒受恥忍詬而退十二年間不擊揵稚時南印度那伽閼刺樹那菩薩唐言龍猛舊譯曰龍樹非也幼傳雅譽長擅高名捨離欲愛出家修學深究妙理位登初地有大弟子提婆者智慧明敏機神警悟白其師曰波吒釐城諸學人等辭屈外道不擊揵稚日月驟移十二年矣敢欲摧邪見山然正法炬龍猛曰波吒釐城外道博學爾非其儔吾今行矣提婆曰欲摧腐草詎必傾山敢承指誨黜諸異學大師立外道

義而我隨文破析詳其優劣然後圖行龍猛乃扶立外義提婆隨破其理七日之後龍猛失宗已而嘆曰謬辭易失邪義難扶爾其行矣摧彼畢矣提婆菩薩夙擅高名波吒釐城外道聞之也即相名集馳白王曰大王昔紆聽覽制諸沙門不擊揵稚願垂告命令諸門候隣境異僧勿使入城恐相黨援輕改先制王允其言嚴加伺候提婆既至不得入城聞其制令便易衣服卷疊袈裟置草束中褰裳疾驅負戴而入既至城中棄草披衣至

此伽藍欲求止息知人既寡莫有相含遂宿揵稚臺上於晨朝時便大振擊衆聞伺察乃作客遊苾芻諸僧伽藍傳聲響應王聞究問莫得其先至此伽藍咸推提婆提婆曰夫揵稚者擊以集衆有而不用懸之何為王人報曰先時僧衆論議墮負制之不擊已十二年提婆曰有是乎吾於今日重聲法鼓使報王曰有異沙門欲雪前耻王乃名集學人而定制曰論失本宗殺身以謝於是外道競陳旗鼓諠談異義各曜辭鋒提婆菩薩既昇

論座聽其先説隨義析破曽不浹辰摧諸異道國王大臣莫不慶悦建此靈基以旌至德

建擊揵稚窣堵波址有故基昔鬼辯婆羅門所居處也初此城中有婆羅門葺宇荒藪不交世路祠鬼求福魍魎相依高論劇談雅辭響應人或激難垂帷巳對舊學高才無出其右士庶翕然仰之猶聖有阿濕縛窶沙唐言馬鳴菩薩者智周萬物道播三乘每謂人曰此婆羅門學不師受藝無稽古屏居幽寂獨擅高名將非鬼神相依

妖魅所附何能若是者乎夫辯資鬼授言不對人辭說一聞莫能再述吾今往彼觀其舉措遂即其廬而謂之曰仰欽盛德為日已久幸願褰帷敢伸宿志而婆羅門居然簡傲垂帷以對終不面談馬鳴心知鬼魅情甚自負辭畢而退謂諸人曰吾已知之摧彼必矣尋往白王唯願垂許與彼居士較論劇談王聞駭曰斯何人哉若不證三明具六通何能與彼論乎命駕躬臨詳鑒辯論是時馬鳴論三藏微言述五明大義妙辯縱橫高論清

遠而婆羅門既述辭已馬鳴重曰失吾旨矣宜重述之時婆羅門默然杜口馬鳴叱曰何不釋難所事鬼魅宜速授辭疾褰其帷視占其怪婆羅門惶遽而曰止止馬鳴退而言曰此乎今晨聲聞失墜虛名非久斯之謂也王曰非夫盛德誰鑒左道知人之哲絕後光前國有常典宜旌茂實

城西南隅二百餘里有伽藍餘址其傍有窣堵波神光時燭靈瑞間發近遠衆庶莫不祈請是過去四佛座及

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西南行百餘里至鞮羅釋迦伽藍庭宇四院觀閣三層崇臺累仞重門洞啓頻毗娑羅王末孫之所建也旌名髙才廣延俊德異域學人遠方髦彦同類相趨肩隨戾止僧徒千數並學大乘中門當塗有三精舍上置輪相鈴鐸虛懸下建層基軒檻周列戶牖棟梁壖垣階陛金銅隱起厠間莊嚴中精舍佛立像髙三丈左多羅菩薩像右觀自在菩薩像凡斯三像鍮石鑄成威神

肅然冥鑒遠矣精舍中各有舍利一升靈光或照奇瑞

間起鞮羅釋迦伽藍西南九十餘里至大山雲石幽蔚

靈仙攸舍毒蛇暴龍窟穴其數猛獸摯鳥棲伏其林山

頂有大磐石上建窣堵波其高十餘尺是佛入定處也

昔者如来降神止此坐斯磐石入滅盡定時經宿焉諸

天靈聖供養如来鼓天樂雨天花如来出定諸天感慕

以寶金銀起窣堵波去聖逾邈寶變為石自古迄今人

未有至遥望高山乃見異類長蛇猛獸羣從右旋天仙

靈聖肩隨讃禮

山東崗有窣堵波在昔如来佇觀摩揭陀國所履之處也山西北三十餘里山阿有伽藍負嶺崇基疏崖峙閣僧徒五十餘人並習大乘法教瞿那末底唐言德慧菩薩伏外道之處初此山中有外道摩沓婆者祖僧佉之法而習道焉學窮内外言極空有名高前烈德重當時君王珍敬謂之國寶臣庶宗仰咸曰家師隣國學人承風仰德儔之先進誠博達也食邑二城環居封建時南印度

德慧菩薩幼而敏達早擅清徽學通三藏理窮四諦聞摩沓婆論極幽微有懷挫鋭命一門人裁書謂曰敬問摩沓婆善安樂也宜忘勞弊精習舊學三年之後摧汝嘉聲如是第二第三年中每發使報及將發迹重裁書曰年期已極學業何如吾今至矣汝宜知之摩沓婆甚懷惶懼誡諸門人及以邑戶自今以後不得居止沙門異道迺相宣告勿有犯違時德慧菩薩杖錫而來至摩沓婆邑邑人守約莫有相舍諸婆羅門更詈之曰斷髮

殊服何異人乎宜時速去勿此止也德慧菩薩欲摧異道冀宿其邑因以慈心卑辭謝曰爾曹世諦之淨行我又勝義諦之淨行淨行既同何為見拒婆羅門因不與言但事驅逐逐出邑外入大林中林中猛獸羣行為暴有淨信者恐為獸害乃束蘊持杖謂菩薩曰南印度有德慧菩薩者遠傳聲聞欲來論義故此邑主懼墜嘉聲重垂嚴制勿止沙門恐為物害故來相援行矣自安勿有他慮德慧曰良告淨信德慧者我是也淨信聞已更

深恭敬謂德慧曰誠如所告宜可速行即出深林止息空澤淨信縱火持弓周旋左右夜分已盡謂德慧曰可以行矣恐人知聞來相圖害德慧謝曰不敢忘德於是遂行至王宫謂門者曰今有沙門自遠而至願王垂許與摩沓婆論王聞驚曰此安人耳即命使臣往摩沓婆所宣王旨曰有異沙門來求談論今已塋灑論場宣告遠近佇望來儀願垂降趾摩沓婆問王使曰豈非南印度德慧論師乎曰然摩沓婆聞心甚不悅事難辭免遂

至論揚國王大臣士庶豪族咸皆集會欲聽高談德慧先立宗義洎乎景落摩沓婆辭以年衰智昏捷對請歸靜思方酬來難每事言歸及旦昇座竟無異論至第六日歐血而死其將終也顧命妻曰爾有高才無忘所耻摩沓婆死匿不發喪更服鮮綺來至論會衆咸諠譁更相謂曰摩沓婆自負才高耻對德慧故遣婦來優劣明矣德慧菩薩謂其妻曰能制汝者我已制之摩沓婆妻知難而退王曰何言之密彼便默然德慧曰惜哉摩沓

婆死矣其妻欲來與我論耳王曰何以知之願垂指告
德慧曰其妻之來也面有死喪之色言含哀怨之聲以
故知之摩沓婆死矣能制汝者謂其夫也王命使往觀
果如所議王乃謝曰佛法玄妙英賢繼軌無為守道含
識霑化依先國典褒德有常德慧曰茍以愚昧體道居
貞存止足論齊物將弘汲引先摧傲慢方便攝化今其
時矣唯願大王以摩沓婆邑戶子孫千代常充僧伽藍
人則垂誡來葉流美無窮唯彼淨信見匡護者福延於

世食用同僧以勸清信以褒厚德於是建此伽藍式旌
勝迹初摩沓婆論敗之後十數淨行逃難隣國告諸外
道耻辱之事招募英俊来雪前恥王既珍敬德慧躬往
請曰今諸外道不自量力結黨連羣敢聲論鼓唯願大
師摧諸異道德慧曰宜集論者於是外道學人欣然相
慰我曹今日勝其必矣時諸外道闡揚義理德慧菩薩
曰今諸外道逃難遠遊如王先制皆是賤人我今如何
與彼對論德慧曰有負座竪素聞餘論頗閑微旨侍立

於側聽諸高談德慧捎其座而言曰𤘘汝可論衆咸驚駭異其所命時負座竪便即發難深義泉涌清辯響應三復之後外道失宗重挫其鋭再折其翮自伏論已来為伽藍邑户德慧伽藍西南二十餘里至孤山有伽藍曰尸羅跋陀羅唐言戒賢論師論義得勝捨邑建焉竦一危峯如窣堵波置佛舍利論師三摩呾吒國之王族婆羅門之種也少好學有風操遊諸印度詢求明哲至此國那爛陀僧伽藍遇護法菩薩聞法信悟請服染衣諮以

究竟之致問以鮮脫之路既窮至理亦究微言名擅當
時聲高異域南印度有外道探賾索隱窮幽洞微聞護
法高名起我慢深嫉不阻山川擊鼓求論曰我南印度
之人也承王國內有大論師我雖不敏願與詳議王曰
有之誠如議也乃命使臣請護法曰南印度有外道不
遠千里来求較論唯願降跡赴集論場護法聞已攝衣
將往門人戒賢者後進之翘楚也前進請曰何遽行乎
護法曰自慧日潛暉傳燈寂照外道蟻聚異學蜂飛故

我今者將摧彼論戒賢曰恭聞餘論敢摧異道護法知其俊也因而允焉是時戒賢年甫三十衆輕其少恐難獨任護法知衆心之不平乃解之曰有貴高明無云齒歲以今觀之破彼必矣逮乎集論之日遠近相趨少長咸萃外道弘闡大猷盡其幽致戒賢循理責實深極幽玄外道辭窮蒙恥而退王用酬德封此邑城論師辭曰染衣之士事資知足清淨自守何以邑為王曰法王晦迹智舟淪溺不有旌別無勵後學為弘正法願垂哀納

論師辭不獲已受此邑焉便建伽藍窮諸規矩捨其邑户式修供養戒賢伽藍西南行四五十里渡尼連禪河至伽耶城城甚險固少居人唯婆羅門有千餘家本仙人之祚胤也王所不臣衆咸宗敬城北三十餘里有清泉印度相傳謂之聖水凡有飲濯罪垢消除城西南五六里至伽耶山溪谷杳冥峰巖危險印度國俗稱曰靈山自昔君王馭宇承統化洽遠人德隆前代莫不登封而告成功山頂上有石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

建也靈鑒潛被神光時燭昔如來於此演說寳雲等經伽耶山東南有窣堵波迦葉波本生邑也其南有二窣堵波則伽耶迦葉波捺地迦葉波舊曰那提迦葉訛也　洎諸迦葉例無波字事火之處略也事火之處也伽耶迦葉波事火東渡大河至鉢羅笈菩提山唐言前正覺山　如來將證正覺先登此山故云前正覺也如來勤求六歲未成正覺後捨苦行示受乳糜行自東北遊目此山有懷幽寂欲證正覺自東北岡登以至頂地既震動山又傾搖山神惶懼告

菩薩曰此山者非成正覺之福地也若止於此入金剛定地當震陷山亦傾覆菩薩下自西南止半崖中背巖面澗有大石室菩薩即之跏趺坐焉地又震動山復傾搖時淨居天空中唱曰此非如来成正覺處自此西南十四五里去苦行處不遠有畢鉢羅樹下有金剛座去来諸佛咸於此坐而成正覺願當就彼菩薩方起室中龍曰斯室清勝可以證聖唯願慈悲勿有遺棄菩薩既知非取證所為遂龍意留影而去影在昔日賢愚咸覩洎於今時或有得見

也諸天前導往菩提樹逮乎無憂王之興也菩薩登山上下之迹皆樹旌表建窣堵波度量雖殊靈應莫異或花雨空中或光照幽谷每歲罷安居日異方法俗登彼供養信宿乃還前正覺山西南行十四五里至菩提樹周垣疊甎崇峻嶮固東西長南北狹周五百餘步竒樹名花連隂接影細莎異草彌漫緣被正門東闢對尼連禪河南門接大花池西阨險固北門通大伽藍壖垣内地聖迹相隣或窣堵波或復精舍並贍部洲諸國君王

大臣豪族欽承遺教建以記焉

菩提樹垣正中有金剛座昔賢刧初成與大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下極金輪上侵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賢刧千佛坐之而入金剛定故曰金剛座焉證聖道所亦曰道場大地震動獨無傾搖是故如来將證正覺也歷此四隅地皆傾動後至此處安靜不傾自入末刧正法浸微沙土彌覆無復得見佛涅槃後諸國君王傳聞佛說金剛座量遂以兩軀觀自在菩薩像南北

標界東面而坐聞諸耆舊曰此菩薩像身没不見佛法當盡今南隅菩薩没過胷臆矣金剛座上菩提樹者即畢鉢羅之樹也昔佛在世高數百尺屢經殘伐猶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而謂之菩提樹焉莖幹黄白枝葉青翠冬夏不凋光鮮無變每至如來涅槃之日葉皆凋落頃之復故是日也諸國君王異方法俗數千萬衆不召而集香水香乳以溉以洗於是奏音樂列香花燭炬繼日競供修養如来寂滅之後無憂王之初嗣

位也信受邪道毁佛遺迹興發兵徒躬臨剪伐根莖枝
葉分寸斬截次西數十步而積聚焉令事火婆羅門燒
以祠天煙焰未静忽生兩樹猛火之中茂葉含翠因而
謂之灰菩提樹無憂王覩異悔過以香乳溉餘根向乎
將旦樹生如本王見靈恠重深欣慶躬修供養樂以忘
歸王妃素信外道密遣使人夜分之後重伐其樹無憂
王旦將禮敬唯見蘖株深增悲慨至誠祈請香乳溉灌
不日還生王深敬異壘石周垣其髙十餘尺今猶見在

近設賞迦王者信受外道毀嫉佛法壞僧伽藍伐菩提樹掘至泉水不盡根柢乃縱火焚燒以甘蔗汁沃之欲其焦爛絶滅遺萌數月後摩揭陀國補剌拏伐摩王唐言滿胄無憂王之末孫也聞而嘆曰慧日已隱唯餘佛樹今復摧殘生靈何覩舉身投地哀感動物以數千牛搆乳而溉經夜樹生其高丈餘恐後剪伐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故今菩提樹隱於石壁上出二丈餘

菩提樹東有精舍高百六七十尺下基面廣二十餘步

疊以青瓴塗以石灰層龕皆有金像四壁鏤作奇製或連珠形或天仙像上置金銅阿摩落迦果亦謂寶瓶又稱寶壺東面接為重閣簷宇持起三層榱柱棟梁戸扉寮牖金銀彫鏤以飾之珠玉廁錯以填之奥室邃宇洞戸三重外門左右各有龕室左則觀自在菩薩像右則慈氏菩薩像白銀鑄成高十餘尺精舍故地無憂王先建小精舍後有婆羅門更廣建焉初有婆羅門不信佛法事大自在天傳聞天神在雪山中遂與其弟往求願焉天曰凡

諸願求有福方果非汝所祈非我能遂婆羅門曰修何福可以遂心天曰欲植善種求勝福田菩提樹者證佛果處也宜時速返往菩提樹建大精舍穿大水池興諸供養所願當遂婆羅門受天命發大信心相率而返凡為王大臣凡得禄賞皆入檀捨精舍既成招募工人欲圖如来初成佛像曠以歲月無人應召久之有婆羅門来告衆曰我善圖寫如来妙相衆曰今將造像夫何所

須曰香泥耳宜置精舍之中并一燈照我入已堅閉其
户六月後乃可開門時諸僧衆皆如其命尚餘四月未
滿六月衆咸駭異開以觀之見精舍内佛像儼然結跏
趺坐右足居上左手斂右手垂東面而坐肅然如在座
高四尺二寸廣丈二尺五寸像高丈一尺五寸兩膝相
去八尺八寸兩肩六尺二寸相好具足慈顔若真唯右
乳上塗瑩未周既不見人方驗神鑒衆咸悲嘆慇勤請
知有一沙門宿心淳質乃感夢見往婆羅門而告曰我

是慈氏菩薩恐工人之思不測聖容故我躬來圖寫佛像垂右手者昔如來之將證佛果天魔來嬈地神告至其一先出助佛降魔如來告曰汝勿憂怖吾以忍力降彼必矣魔王曰誰為明證如來乃垂手指地言此有證是時第二地神踊出作證故今像手倣昔下垂衆知靈鑒莫不悲感於是乳上未周填厠衆寶珠纓寶冠奇珍交飾設賞迦王伐菩提樹已欲毁此像既覩慈顔心不安忍迴駕將返命宰臣曰宜除此佛像置大自在天形

宰臣受旨懼而歎曰毀佛像則歷劫招殃違王命乃喪
身滅族進退若此何所宜行乃名信心以為役使遂於
像前橫壘甎壁心慙冥闇又置明燈甎壁之前畫自在
天功成報命王聞心懼舉身生皰肌膚攫裂居未久之
便喪沒矣宰臣馳返毀除障壁時經多日燈猶不滅像
今尚在神功不虧既處奧室燈炬相繼欲覩慈顏莫由
審察必於晨朝持大明鏡引光內照乃覩靈相夫有見
者自增悲感如來以印度吠舍佉月後半八日成等正

覺當此三月八日也上座部則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十五日也是時如来年三十矣或曰年三十五矣

菩提樹北有佛經行之處如来成正覺已不起於座七日寂定其起也至菩提樹北七日經行東西往来行十餘步異花隨迹十有八文後人於此壘甎為基髙餘三尺聞諸先志曰此聖迹基表人命之修短也先發誠願後乃度量隨壽脩短數有增減

經行基北道左磐石上大精舍中有佛像舉目上望昔者如來於此七日觀菩提樹目不蹔捨為報樹恩故此瞻望

菩提樹西不遠大精舍中有鍮石佛像飾以奇珍東面而立前有青石奇文異彩是昔如來初成正覺梵王起七寶堂帝釋建七寶座佛於其上七日思惟放異光明照菩提樹去聖悠遠寶變為石

菩提樹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

菩薩既濯尼連河將趣菩提樹竊自惟念何以為座尋自發明當須淨草天帝釋化其身為刈草人荷而逐路菩薩謂曰所荷之草頗能惠耶化人聞命恭以草奉菩薩受已執而前進受草東北不遠有窣堵波是菩薩將證佛果青雀群鹿呈祥之處印度休徵斯為嘉應故淨居天隨順世間羣從飛繞効靈顯聖菩提樹東大路左右各一窣堵波是魔王嬈菩薩處也菩薩將證佛果魔王勸受輪王策說不行殷憂而返魔王之女請往誘焉

菩薩威神衰變治容扶羸策杖相携而退
菩提樹西北精舍中有迦葉波佛像既稱靈聖時燭光
明聞諸先記曰若人至誠旋繞七周在所生處得宿命
智
迦葉波佛精舍西北二甎室各有地神之像昔者如来
將成正覺一報魔至一為佛證後人念功圖形旌德
菩提樹垣西北不遠有窣堵波謂鬱金香高四十餘尺
漕矩吒國商主之所建也昔漕矩吒國有大商主宗事

天神祠求福利輕慢佛法不信因果其後將諸商侶貿遷有無汎舟南海遭風失路波濤飄浪時經三歲資糧罄竭糊口不充同舟之人朝不謀夕勠力同志念所事天心慮已勞冥功不濟俄見大山崇崖峻嶺兩日聯暉重明照朗時諸商侶更相慰曰我曹有福遇此大山宜於中止得自安樂商主曰非山也乃摩竭魚耳崇崖峻嶺鬐鬣也兩日聯暉眼光也言聲未靜舟帆飄湊於是商主告諸侶曰我聞觀自在菩薩於諸危厄能施安樂

宜各至誠稱其名字遂即同聲歸命稱念崇山既隱兩日亦沒俄見沙門威儀庠序杖錫陵虛而來拯溺不踰時而至本國矣因即信心貞固求福不回建窣堵波式修供養以鬱金香泥而周塗上下既發信心率其同志躬禮聖迹觀菩提樹未暇言歸已淹晦朔商侶同遊更相謂曰山川悠間鄉國遼遠昔所建立窣堵波者我曹在此誰其灑掃言訖旋繞至此忽見有窣堵波駭其由致即前瞻察乃本國所建窣堵波也故今印度因以鬱

金為名菩提樹垣東南隅尼拘律樹側窣堵波傍有精
舍中作佛坐像昔如來初證佛果大梵天王於此勸請
轉妙法輪
菩提樹垣内四隅皆有一大窣堵波在昔如来受吉祥
草已趣菩提樹先歴四隅大地震動至金剛座方得安
静樹垣之内聖迹鱗次差難遍舉
菩提樹垣外西南窣堵波奉乳糜二牧女故宅其側窣
堵波牧女於此煮糜次此窣堵波如来受糜處也菩提

樹南門外有大池周七百餘步清瀾澄鏡龍魚潛宅婆羅門兄弟承大自在天命之所鑿也次南一池在昔如来初成正覺方欲浣濯天帝釋為佛化成池西有大石佛浣衣已方欲曝曬天帝釋自太雪山持来也其側窣堵波如来於此納故衣次南林中窣堵波如来受貧老母施故衣處帝釋化池東林中有目支隣陀龍王池其水清黒其味甘美西岸有小精舎中作佛像昔如来初成正覺於此宴座七日入定時此龍王警衛如来即以

其身繞佛七帀化出多頭俯垂為蓋故池東岸有其室焉目支隣陀龍池東林中精舍有佛羸瘦之像其側有經行之所長七十餘步南北各有畢鉢羅樹故今士俗諸有嬰疾香油塗像多蒙除差是菩薩修苦行處如来為伏外道又受魔請於是苦行六年日食一麻一麥形容毀悴膚體羸瘠經行往来攀樹後起處
菩薩苦行畢鉢羅樹側有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五人住處初太子之捨家也彷徨山澤棲息林泉時淨飯

王乃命五人隨瞻侍焉太子既修苦行憍陳如等亦即勤求

憍陳如等住處東南有窣堵波菩薩入尼連禪那河沐浴之處河側不遠菩薩於此受食乳糜其側窣堵波一長者獻麨蜜處佛在樹下結跏趺坐寂然宴默受解脫樂過七日後方從定起時二商主行次林外而彼林神告商主曰釋種太子今在此中初證佛果心凝寂定四十九日未有所食隨有奉上獲大善利時二商主各持

行資麨蜜奉上世尊納受長者獻麨側有窣堵波四天王奉鉢處商主既獻麨蜜世尊思以何器受之時四天王從四方来各持金鉢而以奉上世尊默然而不納受以為出家不宜此器四天王捨金鉢奉銀鉢乃至頗胝瑠璃馬腦車渠真珠等鉢世尊如是皆不為受四天王各還宮奉持石鉢紺青映徹重以進獻世尊斷彼此故而總受之次第重壘按為一鉢故其外則有四際焉四天王獻鉢側不逺有窣堵波如来為母說法處也如来

既成正覺稱天人師其母摩耶自天宫降於此處世尊隨機示教利喜其側涸池岸有窣堵波在昔如來現諸神變化有緣處現神變側有窣堵波如來度優婁頻螺迦葉波三兄弟及千門人處如來方垂善導隨應降伏時優婁頻螺迦葉波五百門人請受佛教迦葉波曰吾亦與爾俱返迷途於是相從来至佛所如來告曰棄鹿皮衣捨祭火具時諸梵志恭承聖教以其服用投尼連河捺地迦葉波見諸祭器隨流漂泛與其門人候兄動

靜既見改轍亦隨染衣伽耶迦葉波與二百門人聞其
兄之捨法也亦至佛所願修梵行
度迦葉波兄弟西北窣堵波是如來伏迦葉波所事火
龍處如來將化其人先伏所宗乃止梵志火龍之室夜
分已後龍吐煙焰佛既入定亦起火光其室洞然猛燄
炎熾諸梵志師恐火害佛莫不奔赴悲號愍惜優樓頻
螺迦葉波謂其徒曰以今觀之未必火也當是沙門伏
火龍耳如來乃以火龍盛置鉢中清旦持示外道門人

其側窣堵波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也

目支隣陀龍池南窣堵波迦葉波救如來溺水處也迦葉兄弟時推神道遠近仰德黎庶歸心世尊方導迷徒大權攝化興布密雲降注暴雨周佛所居令獨無水迦葉是時見此雲雨謂門人曰沙門住處將不漂溺泛舟來救乃見世尊履水如地蹈河中流水分沙現迦葉見已心伏而退

菩提樹垣東門外二三里有盲龍室此龍者殃累宿積

報受生盲如來自前正覺山欲趣菩提樹途次室側龍眼忽明乃見菩薩將趣佛樹謂菩薩曰仁今不久當成正覺我眼盲冥於兹已久有佛興世我眼輙明賢劫之中過去三佛出興世時已得明視仁今至此我眼忽開以故知之當成佛矣

菩提樹垣東門側有窣堵波魔王怖菩薩之處初魔王知菩薩將成正覺也誘亂不遂憂惶無賴集諸神衆齊整魔軍治兵振旅將㬜菩薩於是風雨飄注雷電晦冥

縱火飛煙揚沙激石備矛盾之具極弦矢之用菩薩於是入大慈定凡厥兵仗變為蓮華魔軍怖駭奔馳退散其側不遠有二窣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

菩提樹垣門外摩訶菩提僧伽藍其先僧伽羅國王之所建也庭宇六院觀閣三層周堵垣墻高三四丈極工人之妙窮丹青之飾至於佛像鑄以金銀凡厥莊嚴廁以珍寶諸窣堵波高廣妙飾中有如來舍利其骨舍利大如手指節光潤鮮白皎徹中外其肉舍利如大真珠

色帶紅縹每歲至如来大神變月滿之日出示衆人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正月十五日也此時也或放光或雨花僧徒減千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律儀清肅戒行貞明昔者南海僧伽羅國其王淳信佛法發自天然有族弟出家想佛聖迹遠遊印度寓諸伽藍咸輕邉鄙於是返迹本國王躬遠迎沙門悲哽若不能言王曰將何所負若此殷憂沙門曰我憑恃國威遊方問道羇旅異域載罹寒暑動遭陵辱語見譏誚負斯憂恥詎得懽心王曰若是者何

謂也曰誠願大王福田為意於諸印度建立伽藍既旌聖迹又擅高名福資先王恩及後嗣曰斯事甚美聞之何晚於是以國中重寶獻印度王王既納貢義存懷遠謂使臣曰我今將何持報来命使臣曰僧伽羅王稽首印度大吉祥王大王威德遠振惠澤遐被下土沙門欽風慕化敢遊上國展敬聖迹寓諸伽藍莫之見館艱辛已極蒙恥而歸竊圖遠謀貽範来業於諸印度建一伽藍使客遊乞士息肩有所兩國交歡行人無替王曰如

来濳化遺風斯在聖迹之所任取一馬使者奉辭報命
羣臣拜賀遂乃集諸沙門評議建立沙門曰菩提樹者
去來諸佛咸此證聖考之異議無出此謀於是捨國珍
寶建此伽藍以具國僧而修供養乃刻銅為記曰夫周
給無私諸佛至教惠濟有緣先聖明訓今我小子丕承
王業式建伽藍用旌聖迹福資祖考惠被黎元唯我國
僧而得自在及有國人亦同僧例傳之後嗣永永無窮
故此伽藍多執師子國僧也菩提樹南十餘里聖迹相

隣難以備舉每歲苾芻解雨安居四方法俗百千萬衆七日七夜持香花鼓音樂遍遊林中禮拜供養印度僧徒依佛聖教皆以室羅伐拏月前半一日入雨安居當此五月十六日以頞濕縛庾闍月後半十五日解雨安居當此八月十五日印度月名依星而建古今不易諸部無差良以方言未融傳譯有謬分時計月致斯乖異故以四月十六入安居七月十五解安居也

音釋

墊濕上音店下也　嫗烏句反老婦也　袨服上音縣衣盛貌　好酣歌上户甘反半醉也

磔裂上張隔反裂開也　堙塹上音因塞也下七焰反坑塹也　覆𧖴上音副下音盜　丘壑
下呼各反　漣漪上音連下於宜反漣漪水波文也　覬覦上已利反下羊朱反覬覦希望也　遘
古候反遘遇也　果核下胡突反　扣擊上苦候反又音口　詬許候反恥也　閼剌上於葛反
下即達反　浹即協反洽也　簡傲下吾告反簡傲大慢也　吒曰上昌吉反阿叱也　鞮羅
上音低　壖垣上而專反下音圓壖垣宮墻也　幽蔚下於勿反茂盛也　摯鳥上音至正作鷙
俊擊之鳥也　磐石上音盤　迄今許乞反至也　摩沓下唐合反　毆血上烏口反吐也
亦作嘔　探賾上土含反取也下助隔反幽微也　淪滑下息徐反沒也落也　笈巨葉反　㘸
榦下古旦反枝榦　溉古愛反溉沃也　蘖株上魚列反伐木之餘也　詹宇上音鹽屋詹也與檐

同勠音六併力也榱柱上所追反屋角頭也皰蒲貌反氣悶攫裂上俱縛反以爪拏攫也刈草上魚吠反割也漕矩上悶反下俱主反鬐鬣上渠夷反下良輒反魚之鬐也纍音雷力垂反彷徨上步忙反下音皇麨窓上尺小反乾麥屑也將愶下許業反或作脅以威逼人也矛盾上莫浮反下時尹反矛盾槍之屬也

大唐西域記卷八